

青少年文学修养速读本



中外文学作品赏析

金融家

[美] 德莱塞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青少年文学修养速读本
中外文学作品赏析
金融家

[美]德来塞

缩编 万 丁 赏析 金 翻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融家/(美)德莱塞著;万丁缩编;金石赏析
析.一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11
(中外文学作品赏析)
ISBN 7-5007-5488-4

I . 金 … II . ① 德 … ② 万 … ③ 金 …
III .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
第 75759 号

封面设计:简毅 华胤

版式设计:缪惟

责任编辑:薄尘

中外文学作品赏析丛书

金融家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100708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970 1/32 4 印张 印数:15000 册

2000 年 12 月河北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ISBN 7-5007-5488-4/G·4280 定价:4.80 元

凡有印装问题,可向本社出版科调换

本社 24 小时销售咨询热线(010)84037667

作者简介

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郊的一个德国移民的家里。

德莱塞12岁起就当过店员和报童。17岁去芝加哥独立谋生。1888年，德莱塞得到一位教师的资助，进入印第安纳州大学学习。一年后辍学。在大学里，他有机会接触到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著作，因而他早年思想上受到生物社会学观点的影响，这种观点和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1872年，他发表第一篇论文《天才的再现》。其重要的作品还有《嘉莉妹妹》、《珍妮姑娘》、《欲望三部曲》、《天才》、《美国的悲剧》等。

1941年，他当选为“美国作家同盟”主席。1945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同年12月逝世于好莱坞寓所。



*Bian Zhe De Hua*

编者的话

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说的是人应该使自己的知识渊博起来，精神丰富起来。现在，行万里路好办，可以交通工具代步，但要读万卷书，谈何容易？且不说人生苦短，我们尽其所能读到的书，大概也远远够不上“书山”的一角，或者是“书海”的一粟吧？更何况，每天都有大量的新书出版，“书山”在不断增高，“书海”也在不断扩大。如何才能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尽可能多的作品呢？为此，我们编写了这套《中外文学作品赏析》丛书。

本套丛书选取了古今中外影响较大的 175 部（200 册）文学作品，每部作品包括：作者简介、作品缩编和作品（原著）赏析。这些作品中，有的是流传很广、深受好评的经典佳作；有的是独具特色的名著；有的则是在一段时间内或一类作品中的代表作。阅读这些作品，既能了解名家名著的主要特色，也能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提高文学修养。

其实，前人早就做过这样的工作，那些“简介”“提要”之类的书，都可以看做是引领读者攀登“书山”、畅游“书海”的引路之作，我们正是在前人的启

*Bian Zhe De Hua*

示下，重新梳理和归整出这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文学作品，在尽量保持原作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前提下对原著进行了缩编，并且邀请专家就作品为读者撰写了艺术鉴赏式的导读，使阅读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也许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还不够细密，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我们仍然要感激那些为我们选辑作品和写作赏析文章的作者们。他们的工作看似简单，但要从良莠相杂的书海里“淘”出好书，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

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读者享受阅读快乐的朋友！

*Jin Rong Jia*

法兰克·阿吉龙·柯帕乌出生在费拉德尔斐亚城，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亨利·华顺顿·柯帕乌还是一个银行小职员。亨利·华顺顿·柯帕乌是一个仪表出众的人物——又瘦又长，喜欢盘根究底，他的举止可以说是严肃的，因为他一心想在社会上、经济上往上爬，对于交友谈话都非常小心谨慎，但由于他没有吸引力和远见，他生来就不能做大金融家。

柯帕乌太太是个矮小的女人，淡棕色的头发，明亮的褐色眼睛，生性倾向宗教，妙龄时是个风姿动人的女人，现在已经被孩子们困得实事求是了。

法兰克打十岁起就是一个天生的头领，他的弟妹们对他的话都是惟命是从的。他生性爱思考，有一天早晨看到乌贼被龙虾杀死的场面，这件事给他的印象很深，由这件事，他想到他应该在世界上怎样做人，怎样生活。他相信他会喜欢做银行生意的。

年轻的法兰克·阿吉龙·柯帕乌可以说是在相当舒适的环境里长大的，父母并不怎么贫乏，法兰克十岁的时候，家里已经有四个孩子，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亨利·华顺顿·柯帕乌的地位日见重要，认识了不少商人，与联邦银行、特莱塞尔银行、爱德华银行以及别的一些银行都混得很熟，而且在其间有

*Jin Rong Jia*

了些声名。年轻的柯帕乌受了他父亲事业进展的荫庇，他时常可以星期六到银行里去，看经纪部门熟练地交换票据。他对这些都非常了解，天生是个金融家，对金融有着浓厚的兴趣。

正在这个时候，柯帕乌家里来了一位从来没来过的娘舅，他是柯帕乌太太的一个兄弟——名叫赛纳加·台维斯，面色干净，热心，是一个种植场场主，没有结婚，又很有钱。

赛纳加娘舅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娘舅对不爱读书、说话像个金融家的法兰克很感兴趣，他给了孩子一块十元的金币，到银行里去开个户头。

年轻的柯帕乌在 15 岁时做成了第一次生意，有一天走过前街，这条街上都是进口商和批发商，他看见一家杂货批发庄前挂着拍卖旗，拍卖人的声音从铺子里传了出来，“谁要买一批上好的爪哇咖啡，一共 22 袋，市面上现在每袋批发价格是七块三角二分。出多少钱，要全批一起去，出多少钱？”

“18 块钱！”站在门边的一个商人说，不过是为了开价而已，法兰克站住了。

“22 块。”另一个人叫。

“30 块。”第三个人说。“35 块。”第四人说，这样递升到 75 块钱，还不到实际价值的一半。

“有人出 75 块！有人出 75 块！”连叫三次，于是就在另一只手的手掌上一拍，“就是 75 块卖给塞拉

*Jin Rong Jia*

斯·格莱高利先生，杰莱，开一张成单票。”接着就来处理另一批杂货了，这回是七箱肥皂。

年轻的柯帕乌在急忙计算，发现有利可图，他很想开价，但是他没有钱，只有一点零钱。拍卖人发现他几乎就站在他鼻子下面，就很注意这个孩子的呆头呆脑的表情。

“12块钱。”有一个人开价。

“15块。”另一个人喊。

“20块。”第三个人说。

“25块。”第四个人说。以后是一块一块地增加了，因为肥皂并不是什么重要物品。

“32块。”年轻的柯帕乌坚决地说。

拍卖人很惊异，几乎不信任地望着他，不由得给他那特殊的眼色打动了，觉得他的喊价是完全合法的。就拍卖给了法兰克·柯帕乌。

年轻的柯帕乌跑到他母亲买东西的杂货铺子里，与掌柜的谈成，以62块钱的价把七箱肥皂卖给杂货铺，这样他就可以取得纯30块钱的利润。然后再跑到他爸的银行里向他爸借来了32块钱，把这宗买卖做成。

这次行动得到了他爸妈的赞同和鼓励。从此之后，他知道了赚钱的法门，做过推销，经售一种新的溜冰鞋。

就是在这一年，也许还略早一些，他开始对女孩

*Jin Rong Jia*

子发生了兴趣。他一开始就善于辨别美貌的姑娘，而他自己也面貌漂亮，就不难吸引他所钟情的姑娘。一个 12 岁的女孩子叫贝新斯·巴罗，是第一个引起他注意又是受了他吸引的人，黑头发，还有一对闪闪发亮的黑眼睛，两条美丽的小辫子拖在背后。这两小无猜的恋爱，是他以后恋爱的时候往往忘不了的事情，他曾经偷偷地吻了贝新斯·巴罗许多次。接着又碰到了杜拉·费脱娄，当时他 16 岁，她 14 岁；又碰到麦琪利·斯达福，当时他 17 岁，她 15 岁。

到 17 岁上，他就决计辍学。从他 13 岁起，他的志向就放在金融界上，那就是在三街所看到的金融情况，在他父亲特别忙的时候就叫他去帮忙，也是有酬劳的。后来他爸爸做了银行的会计主任，法兰克就不能再干那些低微的事了。

正在这个时候，赛纳加娘舅恰好又回到费拉德尔斐亚来，更加倨傲，盛气凌人。他推荐法兰克到二街的亨利·华脱曼公司当记账员。华脱曼公司的老板华脱曼正想找一个能干而又不排斥他儿子的人，于是，他相中了法兰克。

法兰克·柯帕乌这个时候的相貌是讨人喜欢

*Jin Rong Jia*

的，令人满意的，造物主要他长得五呎十吋高。他的脑袋又大又好看，明明是善于经商的模样，满头长着卷曲的、深棕色的头发，躯干结实，他的眼睛里是多年来精明的思想所带来的那种表情。他的家庭是受人尊敬的，他的父亲职位很高。有一次他曾有一张小额支票没有及时解款到银行里；他的父亲大为震怒，使他永记不忘。“我宁愿在地上爬，也不愿让我的支票被退。”这位老绅士说，这件事就在他心里印下了不需要那么严厉强调的东西——信用的意义。

他结果成为华脱曼公司里破天荒第一个最干练的职员，不到一个星期，柯帕乌熟悉了华脱曼公司的经济情况，连最细微的都知道。两位华脱曼公司的老板，亨利和乔治都很欣赏他掌握账目的方法，有了他就有了安全感，他从账簿上知道各种经纪行的地址，知道当地交易所和各个经营这种行业的经纪商有什么东西出卖。此后，经过相当的时间，法兰克在经纪地区和交易所里已经人头很熟，代他的店东去结账，买进他们所需要的零星货物，招揽新主顾。他有不可思议的能力，取得人们的赞许，结交朋友，进入新的领域。

将近圣诞节，乔治与亨利两人讨论商量给出给法兰克五百块钱的薪水。得到五百块钱的那天晚上，回去的时候，他一路思索这行生意的性质，他知道他不会在那里做长久的，即使有这批礼物和加薪的许

*Jin Rong Jia*

诺。

那天晚上吃过了饭，在去访问他的女朋友麦琪利·斯达福之前，他把得到五百块钱和已经被允诺的薪水的消息告诉了他的家人，然后走了出去，急忙赶到麦琪利家里去，因为他答应带她去看戏的。

“今年圣诞节你要些什么东西吗，麦琪利？”在灯光朦胧的门厅里吻了她以后，他问：“我今天晚上得了五百块钱。”能够在世上过这样的生活，度这样的快乐时光，倒是很妙的。

下一年的十月里，他 18 岁已经过了快要六个月了，柯帕乌决计和华脱曼公司脱离关系到经营银行和经纪业务的泰依公司去做事。

一旦换了生意以后，柯帕乌深信这个工作在各方面都更合他的胃口，而且更有利可图。

柯帕乌家就在这个时候住到比前街更宽敞，布置得更雅致的房间里去了。在这里，这一家人开始小规模地招待宾客了，时常有人来探访他们，就在这新房的第一年新生活里法兰克碰到了珊波尔太太，引起了他非常的注意。她的丈夫在都斯纳街，开着一家门面华丽的鞋铺子，珊波尔先生希望和亨利·柯帕乌谈论当时新出世的交通事业——街车，大家认为这种形式的交通工具迟早会把公共马车排挤掉的。老柯帕乌觉得这项事业大有前途，可又不知道怎样筹集资本，法兰克知道有一家公司组织成功，他

*Jin Rong Jia*

希望有充分的钱购买大量股票。

同时，丽莲·珊波尔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对于女人们和姑娘们并不是没有经验，还和麦琪利·斯达福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但是丽莲·珊波尔呢，已经结婚，已经 24 岁，而法兰克只有 19 岁，但她的容貌还很年轻，显得跟他一般大小。目前，柯帕乌是根据气质而非知识来判断女人的，她的自然而然、表现着平和端庄的气度，正符合他现在的艺术观念，他觉得她很可爱，倘使可以选择妻子的话，就喜欢要这样的姑娘。

他喜欢她，他一直对她全神贯注，尽管他现在置身其间的这种证券交易世界里的日子像闪电一般在新的商业投机里过去。泰依为他在交易所里买了一个席位，这地方不算风雅，但是他认为是惊人的去处。尽管他本领高强，他也是被看做其中之一，是听泰依公司的正式市场代表亚述·里弗斯先生使唤的。法兰克立即精通了这种场所的全部术语，更清楚地明白了摆在他面前的问题的复杂性，立即知道买卖股票是一种艺术，几乎是一种神奇的感情活动：疑心、直觉、预感——这些才应该是做“多头”的东西。可是他又及时地问自己：是谁真的赚了钱。是财力雄厚的人们，这些股票就是代表他们的企业和所有权的。他在 19 岁、20 岁、21 岁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出了这一切，但是他还没有充分的准备照这

*Jin Rong Jia*

样去做什么事情。可是，他相信他得意的日子是会到来的。

三

在这个时候，他对珊波尔太太的兴趣就在暗中不可思议地增长着，当邀请他到珊波尔家去做客的请柬送到的时候，他兴高采烈地接受下来，他们的房子离他家并不远。

起初法兰克去拜访的时候，珊波尔太太不太说话，她雍容大方，而应酬的责任就落到了珊波尔身上。以后有一年左右，柯帕乌向珊波尔老板买皮鞋，在他铺子里逗留一下。

大约一年之后，珊波尔老板死了，是意外的死亡，是偶然的，无足轻重的人世插曲之一。患了九天肺炎就死了，珊波尔太太继承了他的财产。年轻的柯帕乌还只有 20 岁，在这场事情里，很镇静地表现了他的才干。他曾经来探病，来送丧，帮助她的兄弟大卫·威金清理鞋铺。送丧之后来探望过一两次，接着有好一个时期没来，五个月以后他又出现了。从此他成为定期的常客，每隔一星期或十天就来一次。

他看中了丽莲·珊波尔的哪一点，是很难说的，她的美貌白晰迷住了他。她的冷若冰霜又激动了他

*Jin Rong Jia*

好动的灵魂，他说不出什么道理，但是他如饥似渴地需要她，他一想到她就冷静不下来，可是也不对任何人提起她，显然他现在是一帆风顺的。他在金融界很得人心，他相信自己是前途无限的。他从分析经纪人的情况得到结论，他不愿做玩股票的赌徒。相反，他在考虑买卖期票的业务，他认为这是很有利可图的生意，只要手里有本钱，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在这个时候，他常去拜访珊波尔太太，越去就越喜欢她，他们并不谈什么意义深长的话但是只要他愿意，他就有办法显得很温存，很和善。她对他也渐渐有了好感，因为他是那么慎重、镇静、可靠。

“你真是太好心了，法兰克。”有一个晚上她说。“我真是感激不尽，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

“别客气，别客气，我愿意做这些事情，倘使做不好，我心里就不会快活的。”

他的眼睛里含着一种特殊的、微妙的光线，并不是光芒，她对他发生了亲热怜惜之感，深信自己可以依靠他。

“哎呀，我总之是很感激的，你那么好。高兴的话，星期天请再来，或者随便哪天晚上来都行，我总是在家里的。”

正当他这样常来探望她的时候，他的娘舅赛纳加在古巴逝世了，遗留给他 15000 块钱，加上这笔钱

*Jin Rong Jia*

就使自己差不多有了 25000 块钱，而他又确切知道怎样利用这些钱。

珊波尔老板死后就发生了经济恐慌，这件事很清楚地向他说明经纪人生意是多么不稳定。南北战争和南北分裂的情势仿佛正从远处逼来了，整个国家的情势很紧张，人们都在市场上抛售所有的证券，换取现金。

年轻的柯帕乌这些日子里很有兴趣地研究着这种错综复杂的金融关系。他并不为黑奴问题或者南北分裂的谣言或者国家总的进步或衰败而担心，除非这些事影响了他眼前的利益。他希望做一个靠得稳的金融家，但是现在他看清了股票经纪人的内幕，就不打算干这一行了。

这次恐慌恰巧使法兰克对他实际要做的事业更加坚定起来。

他终于和泰依与里弗斯分了手。

柯帕乌的世界这时候是一片玫瑰色。他在恋爱，又有自己的钱来创办新的生意，他所需要的只是适当的投资——能迅速稳当地赚钱的东西。他认为现在正在向市内发展的街车路线，一定会有优厚的利润。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买了一匹马和一辆轻便马车，经常邀请珊波尔太太一起出去玩，她在灵魂和肉体方面都对他有不可抗拒的魔力，那就是他要想

*Jin Rong Jia*

知道的东西。丽莲·珊波尔虽然害怕，却接受了她的殷勤和关怀，因为她也不自主地被他吸引，她也表示过不少坚决的态度让他不要再来那么勤，他也就罢休了。但只是一时而已，他还是再三来拜望她，有一天晚上当他们因为怕蚊子而进屋子里去以后，她坚决地说他不可以再到她家里来，说他的殷勤别人都看得出，说她也会受人家耻笑的，尽管她拼命抵抗，他还是一抱把她搂住不放。

她提出许多抗议，但是他越发吻着她，他的抚爱有一种致命的动情力，他激起了她内心深处的一种情绪，这是从前所没有的，她又有些害怕，又有些羞愧。

“过一个月和我结婚好吗？”当她住口的时候他高高兴兴地问。

“你知道，我是不会的！”她激昂地嚷着。“亏你想得出，你怎么会问我这种话？”

“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终究要结婚的。”他在想象着他把她放在另一个环境里会使她显得多么妩媚动人，她和他的家庭不知道都是怎样生活的。

“可是，一个月不行，稍微等些时候，我过些时候和你结婚——等你知道了是否真的要我。”

他把她抱紧了，“我给你看。”他说。

“请放手，你弄痛了我。”

“怎么样？两个月吗？”